

名家小史
【图文版】

中国报学史

戈公振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中国新闻史(1911-1949)

中国新闻史(1911-1949) 卷一 新闻事业的兴起

2013.11

(作者: 戈公振)

名家
小史

【图文版】

中国报学史

戈公振 著



山东直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报学史/戈公振著.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9. 2

(名家小史丛书)

ISBN 978 - 7 - 5474 - 2706 - 4

I. ①中… II. ①戈… III. ①报纸 - 新闻事业史 - 中国 IV. ①G21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7572 号

中国报学史

戈公振 著

责任编辑 怀志霄 张飒特

装帧设计 李娜

出版人 李文波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B 座 邮编 250002

电话 总编室(0531)82098472

市场部(0531)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刷 山东润声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210 毫米 × 145 毫米

12.5 印张 33 幅图 208 千字

版次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6000 册

书号 ISBN 978 - 7 - 5474 - 2706 - 4

定价 43.80 元

名家撰小史 神笔写春秋

百余年前，国运衰微，列强环伺，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这种情势下，从“闭关锁国”到“睁眼看世界”，许多有识之士怀抱“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容闳语）的理想，开始正视西学，有意识且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将之视为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思想，探讨二者之优点并有机结合以帮助国家富强。

随着新式学堂的创办，留学教育的方兴未艾，“西学东渐”的客观态势业已形成，西方学术思想在中国这块古老的东方大地上得到广泛传播，同时推动了各个学科领域的蓬勃发展。尤其是以新文化运动为起点的，以宣传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思想潮流蓬勃兴起，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受到了新思想的洗礼。思想长期被禁锢的国人得到彻底解放，思想观念得到更新。中国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思想学术的新时代。在这场划时代的思想变革中，涌现了一批声名遐迩、学贯中西的大师级的学者。这些学者以全新的理论工具和严谨治学的态度，对传统文化加以梳理和重新阐释，为现代学术奠定了

基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温故而知新，述往事而思来者。”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意义和指归，正在于此。重印昔贤经典，接续学术传统，亦是今日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缘此，我们从浩瀚如烟的民国学术经典中遴选100部篇幅较小、雅俗共赏的史学名篇，取名《名家小史》，以丛书形式出版。这套丛书有一个共同之点，即作者都是世人所敬仰的学者，而各书均是写给普通读者的普及性读物。运笔举重若轻、文字洗练易懂，虽经岁月洗礼和时代考验，至今仍是声名远播、影响至深；是后人传承治学传统、接近经典的桥梁。

这套系列丛书，包含了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字学（包括训诂学）、自然科学等多方面学科的发展史。这些著作，在让年轻一代读者享受备受尊敬的人文学术大师的文化成果的同时，也能感知中华民族五千年不屈不挠的精神和璀璨的文化内涵，增强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自豪感、荣誉感、归属感和凝聚力。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为自己生在中国倍感自豪，因为我们有几千年的灿烂历史，我们的先人为我们创造了令人骄傲、无与伦比的文明篇章。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历史是经验、教训，是过去的沉淀，是未来的导向；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通过学习各种历史，不仅可以从中领悟到许多人生哲理，扩大知识面，增长见识，丰富头脑，亦可培养实事求是的态度，提高综合能力和综合素

质。总之，学习历史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终身受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编辑出版这套《名家小史》，均采用民国时期的初版为底本，并进行了精心校订。校订时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1. 将原书的繁体竖排，改为当今通行的简体横排；并对标点符号按现代汉语使用规范做了处理。

2. 为了尊重作者及原著，对作者自有文风与习惯性行文遣词、概念术语，以及地名、译名等未做修改，皆仍其旧。

3. 对原书中个别涉及原则性的文字，进行技术处理；同时对原书中一些因排印造成的讹误做了订正；如“日”“曰”，“己”“巳”“已”等。

限于学力和经验，编校过程中难免存在错讹疏漏之处，敬请广大方家、读者斧正！

《名家小史》丛书编辑委员会

自序

民国十四年夏，国民大学成立，延予讲《中国报学史》。予维报学（Journalism）一名词，在欧美亦甚新颖，其在我国，则更无成书可考。无已，姑取关于报纸之掌故与事实，附以己见，编次为书。时未越岁，已衰然成帙矣。

以记者为职业，在我国有时实较他国为难。盖社会上未认识记者之地位为如何尊严，军政界中人为尤甚；而就记者自身言之，亦多不明瞭其责任之所在，而思有以引起人之尊重者。欲除此弊，非提倡报学不可。

报业之进步，虽与教育实业交通诸端有连带之关系，然吾人之从事此业者，绝不能谓报学之进步，须坐待报业之进步；更不能谓报业之进步，须坐待社会之进步也。盖二者互为因果，自有赖于吾人之努力，必人人皆有此种善因之决心，然后生生不已，而相互关系之善果乃见。

欧美人有不读书者，无不读报者。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行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

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共同动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故报纸之知识，乃国民所应具。

军事扰攘，岁无宁日，吾人欲挽此危局，非先造成强有力之舆论不可。报纸既为代表民意之机关，应屏除己见，公开讨论，俾导民众之动作，入于同一轨道。须知战事一日不停止，则和平一日不可期，举凡有待解决之政治社会文化外交诸问题，即无由进行。长此停滞，其何以立国于今之世界。念光复之艰难，懔栋折榱崩之惧，操笔前驱，吾报界实责无旁贷。

乘兹四义，予遂不揣谫陋，以此书公之于世，为研究报学者之嚆引。

中华民国十五年六月

东台 戈公振

目录

Contents

自序

- 001 自序
- 001 第一章 绪论
- 022 第二章 官报独占时期
- 072 第三章 外报创始时期
- 124 第四章 民报勃兴时期
- 197 第五章 民国成立以后
- 219 第六章 报界之现状

第一节 报学史之定名

报字本作𠄎。《说文》：“当罪人也；从卒从𠄎，𠄎，服罪也。”其义犹今言判决。今世用为报告之义，乃赴字之假借。

《礼记·丧服小记》：“报葬者报虞。”注：“报读为赴，急疾之义。”此用为急报之意之始。今报纸、报馆、报界等名词，为世所习用，其源盖出于此也。

我国之所谓报，即日本之新闻，我国之所谓新闻，在日本为报道、报知、杂道、新知、新报。英国之Newspaper，德国之Zeitung，Nachricht，Bericht，法国之Journal，Nouvel-le，Couriur，Messenger，意国之Jiornale，俄国之ΓαεТа。此外，尚有形容词的名称极多，不备举。惟报字称谓简而含义广，且习用已久，故本书之所谓报，尝包括杂志及其他定期刊物而言。

报字之定义既如上述，报纸之定义将于下节详言之。今请进而言报学史之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

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本书所讨论之范围，专述中国报纸之发达历史及其对于中国社会文化之关系，故定名曰《中国报学史》。

第二节 报纸之定义

报纸果为何物？此本书一先决问题也。诸家之说纷纭，大概可分为三类：

- （一）以报纸作用为基础而下定义者；
- （二）从法律上所规定报纸之性质而下定义者；
- （三）从报纸之形式上与作用上之观察而下定义者。

就第一方法而论，如吉文（Given）之见解，谓“报纸为舆论之制造者与新闻之记录者”。^[1]但将此一语细加玩味，即觉微有偏颇。大凡一事物之作用，极易变化，若仅从作用上而即定一事物之意义，无乃太浅。且从报纸之发达上观之，已有许多变化之迹可寻，故此定义不能谓为确当。不过此定义系明举易见之作用，而暗示其原质之特色，亦大可留意也。又如毕修（Bücher）以经济家之见解，谓“报纸为新闻公布之方法”^[2]，于作用上之意义，可谓揭发无遗。但吾人所欲知者，乃报纸全部之定义，此不能不与他种见解相比较也。

就第二方法而论，如民国三年公布之《报纸条例》规定：“用机械或印版及其他化学材料印刷之文字图画，以一定名称继续发行者，均为报纸。”日本明治四十二年公布之《新闻纸

法》规定：“本法所称之新闻纸，系指用一定之名称，定期发行，或在六个月之期间内不定时期而发行之著作物，及同一名称之临时发行著作物而言。”英国一八八一年公布之《报纸法》规定：“报纸系指揭载公报新闻事件注释及观察之纸片。因贩卖而印刷，在英格兰或爱尔兰发行，或系专门或大部分登载广告，在二十六日以内每周一次或一周以上，印刷贩卖为公众刊行之纸片。”凡此，虽均可借以窥知报纸定期性与继续发行性之特色，但事实上却包含报纸与杂志之二义。盖法律为取缔上之便宜，认报纸为一种定期为公众之刊行物而不与其他同类物相区别。倘欲以此为定义，则尚须加以修正也。

就第三方法而言，此种定义均在吾人目前，但因研究之初步不同，故定义亦异。如班禄客（Belloc）之见解，谓“报纸为不定期或定期普通每日。而印刷发行之纸片，报告新闻，暗示观念”^[3]。又如建部之见解，谓“报纸以每日一次以上刊行为原则，以报告政治、经济、教育等一切社会生活上之事态为主，且常有若干评论”^[4]。此二种定义中，建部之见解，对于现代报纸之意义，颇能挈其纲要，且将报纸与同一定期刊行物之杂志有加以区别之意。不过此定义侧重报纸外观之特色，乃一种常识上之见解耳。其以科学的眼光，从报纸内部之特色而下定义者，如萨罗门（Salomon）之见解，谓“报纸为定期刊行物，以机械复制，将一般有兴味之现在事件状态之混合的复杂的内容，化为通俗揭载物”^[5]。此定义注意在一般兴味，现代之事件状态及内容之诸点，极有见地。但机械复制，乃外观之特色，可不必囿人。较此而更精密者，如布润和波（Brunhuber）

之见解，谓“报纸为不定时期而发行，不限于某人而为公众刊行之出版物，内容乃复杂，时宜或是实在。而有一般的兴味”^[6]。此定义之可注意者，为承认报纸发行为不定期，即承认继续发行性而不承认定期性，及表明报纸为公众而刊行。报纸为继续发行而不定期之一点，虽有讨论之余地，但复杂的、时宜的、或实在的。一般兴味的内容公布之一点，不能不加以承认。故布润和波之定义，从全体而言，曾经过科学之整理，在研究上极有助于吾人也。

观于以上各种见解，可略知报纸之意义，惟有一端不可不注意者，即报纸与杂志之区别如何是。从普通情形而言，杂志之形式内容，及其对于社会之作用，与报纸相似，可以包括于定期刊行物中。但从实际上言，二者之间，对于社会作用之范围及程度，则大不相同，且其形式内容，显有不能混为一谈者在。

报纸与杂志，普通包括于定期刊行物名义之下，正以其形式内容及对于社会之作用，有许多相似之点也。且特殊之报纸，如政治学术团体之机关报等，以及普通日刊报纸之副张，均往往含有杂志的浓厚色彩，可见二者渐相接近。在社会未进化时代，对于社会之作用上，殆有同一效果。但时至今日，报纸为寻求社会的心理之基础，始有独立色彩；故二者对于社会之作用上，其区别乃渐显明矣。今于研究报纸与杂志区别之前，为便于探求二者间关系起见，先一根求印刷（Press）一字之变迁。Press一字，由印刷机械之名称而来。最初之书籍杂志报纸等，几纯作为机械所制之印刷物；次则以为定期发行之报纸与杂志之名称；今则仅日刊报纸可用之^[7]。普通区别报纸与杂志之方法，多从外观

着手，如报纸为折叠的，杂志为装订的。此为一种皮相的见解，夫人而知之，于寻求报纸内容之特色上，无丝毫之裨益也。又有从外观之特色上而侧重数量之多寡者，如建部谓以杂志与报纸相比，其刊行数量即一定时间内编辑发行之总次数常觉较少。由此数量之一点，以求报纸与杂志之区别，较纯从外观之特色而着手者，其见解固已稍有进步，但欲认此点为根本，以为其他性质，均由此附带而生，则又未必。故欲求二者区别最适当之点，则不能不从内容方面乃至原质方面着手，即报纸以报告新闻为主，而杂志以揭载评论为主，且材料之选择，报纸是比较一般的，而杂志是比较特殊的。此乃建部、布润和波与笱艾（Diez）所一致承认者也。笱艾并谓报纸之论说（article），对于时事表示临时的反应；杂志之论文（essay）则以研究对于时事之科学的解决，且杂志之能力，乃在问题自身之解决，是尤有卓识也。报纸与杂志之区别，如上所言，自以从内容乃至原质之特色而决定为最适当。但一方面有偏重某点之机关报，一方面则报纸之杂志的色彩又渐浓厚，此种现象，殊使吾人对于二者之区别，从客观上引起怀疑。不过杂志终属报纸之一部分，则可直率地加以判断者也。

一般对于报纸之定义，及报纸与杂志之区别，既如上述。兹更进一步而为有系统的综合的研究。

以上所述诸家之定义，因各人之见解而不同。但综合言之，并非不相容。兹将前所研究者，试再列举于下：

（一）报纸为公众而刊行；

（二）报纸发行有定期；

（三）报纸为机械的复制；即印刷。

- (四) 报纸报告新闻；
- (五) 报纸揭载评论；
- (六) 报纸之内容乃一般的；
- (七) 报纸之内容以时事为限；
- (八) 报纸之内容乃及于多方面的。

上述各点，或注意外观，或注意内容，而成为一方面之见解，然于报纸之构成要素，均甚重要。兹为便利研究计，试化复杂而为单一，如（一）（二）（四）（五）以报纸为公众而刊行，发行有定期，揭载新闻及评论等四项，此种观察虽有根本与枝叶之殊，然在报纸之认识上，可承认其为明确之事实。如（三）以报纸为机械的复制，印刷。此点太拘泥于外观，乃法律上之见解。观于现今科学之进步，则将来未必如此，故殊无意识。如（六）（七）（八）以报纸之内容为一般的、时事的、多方面的，则又不啻从严密之眼光观察以新闻之性质定其价值。故现将新闻一字作为广义的，不将上三项作为独立的表现，为免见解之分歧而综合下一定义曰：

报纸者，报告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也。

上述定义，非反对其他定义，不过将纷纭不定之见解，加以整理，为便宜计，而作一比较明显之定义耳。从社会学上而研究报纸，其要点在研究其对于某特别时代之特定社会之文化所发生而反应之各种特色，因此各特色之发生与发达之过程，而表明其性质，探讨其本源，以求所谓报纸原质之一物。如此，则方有社会学者所需要之定义。今为求达此目的，故对

于报纸之四特点：（一）报纸之所以为公众刊行物之基础，即所谓报纸之公告性；（二）报纸之所以为定期发行物之基础，即所谓报纸之定期性；（三）报纸内容之时宜性；（四）报纸内容之一般性。将顺次而加以研究。又此种研究乃用历史的眼光，注意实际需要，非用哲学家之态度以讨论概念之自身也。

公告性 报纸之公告性，即消息传达之方法。故报纸之成立，即在公开性质可以证明之时。像毕修所言，报纸与私函及公函无异，由传达消息之需要而生。不过公函系写与多数确定之人，私函专写与一人，但报纸乃写与多数不定之人，此唯一不同之点也。换言之，私函及公函为个人传达消息之方法，报纸乃消息公开之方法也^[8]。又为布润和波所言，古代及中世纪作客远方者，托友人为之通信，其信中常言及时事问题，但此仍为私人通信，不能作为报纸^[9]。因此种私函，对于第三者绝对守秘密也。至于公函，从其接受之人数论，似乎有公布之性质，但对受信以外之人，则依然守秘密，即此种私函与公函，其内容万一有公布的价值，亦必经过受信人之口述，而后始能成为街谈巷议之资料。故王公贵人、政治家、议员、大学教授、从事于教会公共事务之人、大商人、重要人物之驻京代表、邮务局长等，有接受与传递私函及公函之最大便利，常将信中完全关于私人之消息略去，而将有公开性质之一部分加以整理，公之于其友人或主顾；此种报告，即所谓*Zeitung*或是*Neue Zeitung*。据毕修所言，十六世纪之初叶，此种*Zeitung*方发生，意大利及德意志诸城市头脑较新之商人，对于此新消息传达之方法，方使之独立存在。即向来可以接受之少数特别人间，以私人传达消息之方法，取一定之代价，推广于不定人之

间。如此而中世纪之手写报纸（Geschriebene Zeitung）遂独立存在。对于订阅者供给新闻之职业，亦由此发生。时至今日，报纸更成为资本家营利事业之上品，超过中世纪经济组织的所谓主顾的订阅者，于是报纸之公告性，乃扩大至于无限。

由斯言之，报纸之公开性质，即报纸有公告性之一语，其义甚明。但由此进而论报纸之社会作用，尚觉不足。盖报纸不过为适合于公告性之一种媒介物，所以承认此特色者，为其介绍包含有公告性之新闻耳。

定期性 报纸之定期性，能作为其特色之一否，此诚一问题也。布润和波将报纸之定期性（Periodicity）仅作为广义的续刊性（Fortgesetzte Erscheinung），为报纸之构成要素。萨罗门谓十六世纪定期发行之手写报纸，为报纸正式成立之起源。至于每遇大事发生时，不定期而报告而贩卖之Neue Zeitung或Realationen，乃报纸之类似物^[10]。又据李氏（Lee）言，一六〇九年前后发行之一面印刷品（broadside），因其非定期，故不承认为正式报纸^[11]。又据朝仓言，日本之读卖瓦版亦因为非定期，不与报纸同论^[12]。然则从何时始有正式报纸，此非俟诸家意见统一不可。今为便利研究计，姑以定期性之有无，为报纸正式构成之特色。毕修谓报纸之定期发行，不过为求适合于交通之状况。如报纸发达史上所公认最初定期印刷之半年报Rela-tiones Semestrales在一五八〇年发行。至一六〇九年前后，即有周报Strassburger Blatt发生。在半年报与周报之间，应有月报之一阶级。但不经此阶级，突然发生定期性之变化，即因每半年所开之年市，将商业及交通之中心之印刷通信，向一切方面分布。但邮政在重要之路线上，系每星期往返一次。故英国最